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87

6 November 1989

UN LIBRARY

CHINESE

NOV 8 1989

UN/SA COLLECTION

第二八八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6日星期一，下午12点0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李鹿野先生

(中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阿兰卡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格舒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阿罗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察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12点零5分开会。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希望借此机会，以安理会的名义，向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L·伊夫斯·福蒂埃先生表示敬意，他担任了安全理事会10月份的主席。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对他在指导安理会上月的工作期间显示的卓越外交才干和始终如一的谦恭态度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

1989年11月3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942）

主席：我谨告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以色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经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拜恩先生（以色列）、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和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9年11月6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信，并将作为文件S/20949分发，信的行文如下：

“我谨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惯例，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就

题为“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这一项目进行的辩论”。

这一请求不是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经安理会批准，将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参加辩论，虽然不是按照第37或第39条，但享有按照第37条邀请参加时享有的同等权利。

有哪一位安理会成员希望发言？

皮克林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你就任主席期间我的第一次发言，我谨热烈祝贺你就任主席并对你的前任在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感谢。

美国要求就提交安全理事会的这一请求进行表决，美国出于下述两个理由将投反对票：第一，我们认为，安理会并未收到一项有效的请求。第二，美国坚持认为，只有在这一请求符合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察员才应得到发言允许。在我们看来，安理会打破其自己的惯例和规则是不应当的，也是不明智的。

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一项违反我们规则和程序的决定可以提高安理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我国代表团确信，它将削弱安理会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安理会全体成员都知道，观察员无权在自己的请求下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既定惯例。正确作法是，这一请求必须由一理事会代表该观察员提出。我国政府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应当偏离这一惯例。显然，大会决议对安全理事会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但是，无论如何，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中没有任何规定表明需要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惯例。

旨在改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名称的大会第43/177号决议规定：

“但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惯例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观察员地位和职能”（第43/177号决议，第3段）。

该决议并不构成对任何巴勒斯坦国的承认。美国同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一样，不承认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的一贯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是安理会准许代表非政府实体的人与会发言的唯一法律依据。四十年来，美国一向支持对第39条从宽解释。如果这个问题是根据这条规则提出的，美国当然不会反对。然而，我们反对特别为了某一问题而偏离正常程序。因此，美国反对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的同样权利，因为如让其享有此种权利，该组织就似乎代表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我们当然主张听取各种观点，但不能为此违反议事规则。美国尤其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最近的一种做法，就是偏离议事规则，似乎有选择地设法提高那些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实体的声望。

我们认为，这种特殊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是滥用规则。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要求对提议中的邀请条件付诸表决。美国当然要投票反对这一建议。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如果安理会没有别的成员国愿在这个时刻发言，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准备对巴勒斯坦提案进行表决。

那就这样决定了。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和联合王国

主席：请求获得同意。我请巴勒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特兹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9年11月3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拉伯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可苏德大使阁下参加安理会对本议题的讨论。”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S/20950号文件印发。如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可苏德先生阁下发出邀请。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安理会今天开会应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11月3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942号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有S/20945号文件，内载有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和南斯拉夫提出的决议草案。

我愿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S/20902号文件，其中载有秘书长转交大会1989年10月6日通过的第42/2号决议的说明。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S/20920号和S/20925号文件，其中载有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分别于1989年10月23日和30日给秘书长的两封信。

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他希望以阿拉伯国家集团11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现在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我是本月份该集团的主席。

主席先生，我代表本集团和科威特就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确信，你的外交专长和才能将确保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有效地进行，并有助于取得预期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这一阶段的安理会主席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贵国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并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的主要支持者。

我也想向加拿大代表，我们的朋友福蒂埃大使先生就其在上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所做的努力和在主持安理会审议工作时表现出的效率表示我们的赞赏。

主席先生，我还必须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就你们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局势恶化时迅速作出反应并同意审议该局势表示赞赏和谢意。

联合国大会上个月中断了一般性辩论，以审议在被占领土上以色列非人道的政策和做法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造成了严重局势。大会在得到140个国家支持的第42/2号决议中强烈并明确地谴责这种政策和做法。这些国家看到占领军坚持其不公正的做法并日益变得贪得无厌都感到震惊。这些国家看到占领军在被占领土上继续杀害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继续放逐他们愿放逐的人民，继续破坏房屋并对人们肆意施行惩罚措施而逍遥法外都感到震惊。

正如各位成员注意到的那样，大会第44/2号决议在执行部分第6段中要求安全理事会紧急审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局势，以便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国际保护。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采取主动行动，审议和考虑这些措施，但在这方面的拖延和被占领土局势的严重性，迫使阿拉伯国家集团根据大会决议并鉴于安理会在处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情时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性质，要求安理会召集这次会议。

以色列推行的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抹黑，为了破坏他们对占领与压迫进行的民族抵抗运动。这些政策所具有的方面及意义明显地反映在最近于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贝特·萨胡尔村所发生的事件，即搜查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住宅，关闭通往该村镇的道路，将该村镇宣布为外人免入的军事地区，没收包括家俱和私人物品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财产，据以色列新闻报道，被没收的财产的价值约为二百万美元。没收这些财产是为了拍卖。

除了以色列占领军野蛮的压迫政策和行径之外，国际新闻媒介几天前还报道了这种殖民政策的另一个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方面，即以以色列当局已动员和组织了成群结伙的配备大量武器的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侵略。这些定居者就是占领当局的无形的军事力量。在继续疯狂的恐怖主义浪潮、摧毁住宅、杀人放火和驱赶巴勒斯坦平民方面，这些定居者对占领当局的工作起了补充作用。

事情还不止于此。这些行径甚至未能放过神圣的宗教殿坛。这些毫不负责的行为最新的一次表现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已为在圣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进行所谓修复索罗门殿的工作奠了基。这一事件已经并继续使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群情起伏。这也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然挑战。

科威特埃米尔殿下以第五次伊斯兰国家最高级会议主席的身份就此事发表了声明，这一声明已于1989年10月23日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请见文件A/44/666-S/20912。

我们认为最近的这些事件并非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事先预谋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将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镇压下去。进行这一起义是为了取得胜利，为了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自由、尊严与独立。以色列的这些政策不论多么不同，多么邪恶和残暴，都无法耗尽抵抗者们的力量。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当局已试图使起义偏离其对不合作、非暴力及政治行动的承诺。以色列人试图将巴勒斯坦人民拉下暴力与使用武力的深渊。以色列当局想要成功地寻找理由，为对被占巴勒斯坦领

土上的所有人发动全面战争，将他们斩尽杀绝而辩护。可是，今天，贝特·萨胡尔的巴勒斯坦公民提出了美国革命时提出的同样口号，即241年前波士顿的青年们在对殖民主义占领者进行抵抗时提出的口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没代表权就不纳税。”

任何注视着这一自发的人民革命发展的人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说，正在贝特·萨胡尔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与基础将成为固定的规则，而不会成为例外。不仅如此，人们也预料，以色列不断掠夺巴勒斯坦人的财产，没收财产和生产工具是为了强迫企业家交纳所谓的税。我认为，所有这些行动将导致广泛的公民不合作，其影响将扩大到其他地区的人民抵抗运动。

我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要求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迫使以色列停止其对被占领土上的人民进行的残暴袭击，禁止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定居者进行的谋杀、侵犯被占领土人民财产及亵渎被占领土人民的圣坛与圣书的行径。我们还要求安理会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中的一个基本文书，即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以色列占领军在世界公众舆论的众目睽睽之下，完全无视世界公众的越来越大的义愤与谴责，不断地无视和公然践踏该公约的条款。

我们也根据第A/44/2号决议，呼吁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确保以色列在一切情况下遵守该公约的全部条款。阿拉伯集团还促请安理会要求秘书长建立必要的机制，以密切监测这一局势的发展并定期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我们也促请安理会迫使以色列对其自今年9月11日封锁贝特·萨胡尔以来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由于国际关系的缓和，世界许多地区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在划分为对立政治集团的世界上正出现新的曙光，为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进展带来了良好的预兆。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认为，倘若以色列继续坚持维护其占领，继续坚持通过镇压与恐怖手法强制推行既成事实的政策，继续拒绝和平，对每一项采取的主动

行动玩弄词藻，破坏在国际合法性的框架内提出的每一倡议和每一建设性建议，那么由于其战略重要性，中东地区就将继续对国际稳定和上述缓和所取得的积极结果构成严重威胁。

已经清楚的是，这不仅是国际社会某些成员的意见，而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意见。欧洲共同体国家所采取的积极立场就是一个例子。鉴于这些罪行的严重程度、这些暴行的性质以及以色列坚持藐视反映在若干项决议中的国际意愿，一个将其社会与政治制度建立在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基础之上的主要世界大国继续宽容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行为并拒绝与广大国际社会一起，要求立即结束一个被压迫国家人民的苦难，立即结束占领国对该国人民的暴行，这是令人惊讶的。

安理会现在亟应对其决议的实施为何受阻进行一次深入客观的检查。为此，安理会必须对以色列拒绝执行这些决议条款的各种情况进行研究。安理会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恢复本组织在中东的信誉和威望，这样这个国际机构才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强劲的缓和与合作之风下对确保世界各地的集体安全起到有效的作用。

主席（以中文发言）：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的友好言词。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慈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包括对我们投反对票的成员。也许他们通过让我们说明事实会学到东西，这对他们可能会有好处和帮助。我感谢投弃权票的成员，并希望他们将来也会加入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你，主席先生。你代表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大陆。我国政府，总统和人民同中国人民和政府保持着最良好的关系并怀有最崇高的敬意。

主席先生，如果我不对你的前任、加拿大的弗尔蒂埃大使表示感谢就是一种失职。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安理会发表一项

说明其成员和国际社会立场的声明——虽然那已是最后一天。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主席先生，我们曾希望你的努力会使我们不用开这次会议。但正象我们阿拉伯人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命运。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审议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占领本身就暴露了占领的性质，占领国武装力量和军队的性质。也暴露了所谓平民定居者即占领国公民。

外国占领的定义就是公然侵犯被占领人民的权利——人权和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权利。占领极其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占领国意识形态及所作所为的反民主性质。当占领国——此处为以色列——藐视世界公众舆论并违反其法律上的国际义务时尤其如此。在今天审议的这个例子中，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其法律上的国际义务。这里我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事实上，安理会成员今天开会是为了行使其作为单独的国家 and 这个公约缔约国的一项义务。根据这个公约它们有责任保证公约的规定受到尊重。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它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共同执行联合国宪章中所载明的安理会的职能和责任。它们开会也是为了审议大会32天前在1989年10月6日的44/2号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求。

如果我的发言仅限于描述今年10月7日以前的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我可以谈几件每天发生的事情，占领国在政策上和作法上、当然还有其军队和特工人员在行为上的一贯方式。

难道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仅仅是由于贝特·萨胡尔的命运？难道贝特·萨胡尔的命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肯定不是。贝特·萨胡尔的人民的英勇立场及其在出色的非暴力反抗中所作的大规模反应是我国人民反对占领和暴政的斗争的一个阶段。

占领国把这种局势的起因说成是人民拒绝纳税的决定。它说税务官员不得不向军队、军事指挥官、国防部长和以色列内阁求援以对付这种局势。但问题是：行政当局应怎样对付这样的局势？我相信文明的民主国家有法律途径，或貌似这样的途径，但这里的情况则根本不同。占领国强行收税。如果以为人民会自愿捐助以维持并延续外国占领，那是荒唐的。巴勒斯坦人民没有那样天真、迁就。

使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得以诞生的那一场革命曾这样宣称：没有代表权的征税是暴政。我国人民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反抗占领国的暴政。从占领国军队、特工人员和税务官员的行为看来，占领国以色列在税收上没有合法制度或貌似合法的制度，这现在已很清楚了。

在谈论这样一个问题时可以讨论一下合法性。如果是通过法院和颁发许可证而合法地采取行动，那么可以理解，补救办法应通过撤销法院许可证来进行。而在这个事件中使用的却是野蛮的武力。没有涉及司法制度；只有蛮力，于是就使用蛮力。

全世界，特别是安理会成员都应该了解在占领下生活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每日处境。但应该铭记，反对外国统治和占领的斗争的合法性是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肯定和维护的。

我先讲一下今天，11月6日所发生的事情，占领军队在加沙袭击了设在拉法的学校。他们殴打学生和校长，逮捕了六名学生并把他们关在该市的行政中心。在杰宁，13名巴勒斯坦人受毒气之害。在汗尤尼斯和加巴利亚，八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伤。在希布伦，一名17岁学生右腿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伤。在杰宁，今天在为一名死于以军枪伤的20岁的巴勒斯坦人举行的葬礼上举行了示威游行。在卡尔吉利亚，所谓的边防军袭击祈祷后正要离开清真寺的五名巴勒斯坦人，包括一名婴儿。在土尔卡伦，一名24岁的青年正在联合国救济工程

处的医务室——他是金属或橡皮子弹的又一个受害者。今天在耶路撒冷所得税税务员在占领军的支持下袭击了撒拉丁街上的一些商店。

这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件。我们还可能获知关于今天事件的更多情况。但我想再陈述一下我们人民生活的状况。

例如，10月16日星期一，耶路撒冷的学生对“忠于圣殿者”组织示威旅行，这是一个极端主义的犹太人狂热分子组织，是一个很活跃的组织。这个组织计划在耶路撒冷园石顶的塔拉姆·沙利夫·阿克萨清真寺地点建造神殿。以色列警察在10月16日进行干预，并逮捕了一些反对这个计划的示威者。在拉马拉地区，对贾尼叶和拉斯卡卡村实行宵禁。以色列没收了贾尼叶村一名巴勒斯坦人的15杜纳姆土地以便建造兵营。在那布鲁斯市中心，征税人员对城市戒严并没收了其中所有人的全部财产。

在贝特沙胡尔，9月20日开始实行的戒严延续到10月16日。人们向教皇保罗二世请愿，请他干预。我在这里对教皇陛下立即作出反应表示感激。

同一天，在加沙，在沙地难民营一名三岁儿童受伤致死。一名八岁男孩由于在汗尤尼斯难民营受枪伤致死。

但在同一天，以色列一名内阁成员沙龙，撒布拉和夏蒂拉的刽子手却正在为被占领土法尔德罗姆的另一个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奠基。他们计划在加沙地带被占领土内再设两个这样的定居点。

这就是10月16日一天内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谈谈10月17日发生的事情。

在贝特沙胡尔，征税人员一意孤行，肆意抄家，窃取——或者说“没收”——财产，抢走家庭备冬的食品并弃之街市。同样在贝特沙胡尔，同是10月17日，以军动用推土机摧毁城市水管，使城市断水。在耶路撒冷，四所学校被勒令关闭，其中包括救济工程处在南巴赫尔的一所学校。

有时简直花样翻新。一个名叫穆斯塔法·伊撒·拉哈姆的人在贝利恒买了三公斤葡萄，正要返回耶路撒冷的家时，他的车被拦住，三公斤葡萄被“发现”，简直就象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了“快克”或类似东西一样。对他非法贩运葡萄课以100谢克尔罚款。重要的也许不是罚款数额，而是这个行为本身。

同一天，10月17日，五个人被从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家里赶出，隔河放逐到约旦河的东岸。其中之一是哈桑·贝拉特25岁的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另一个30岁的女人穆尼法·纳格伊布·沙法，三个孩子的母亲，也被驱逐。60岁的纳吉拉·蒂里山，65岁的穆哈·迈德·阿赫迈德·贾布尔和70岁的穆哈迈德·贝拉特也被“转移”或者说从家里驱逐到约旦河对岸。理由是，他们没有居留证。自以色列占领以来，巴勒斯坦人要有居留证才能在自己的家中和地产上居住。

这就是我们人民的生活形式。让我补充下列情况。军法官安农·斯特拉斯诺瓦将军在10月19日承认，有13,600个巴勒斯坦人目前被关押在以色列集中营里，并且自从1987年12月以来——即现在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光荣的起义开始以来——40,000多个巴勒斯坦人被监禁，只有18,000受到审判，其余人遭到任意或“行政”拘留。这位安农·斯特拉斯诺瓦将军进一步宣布，一个接待另外4,500名巴勒斯坦人的新集中营将于1990年完工。但同时，他说该集中营将收容1,500个囚犯。他补充说在起义期间有86个士兵和军官因造成死亡、违反开枪命令、攻击和破坏财产等犯法行为而受到军法审判。这种犯法者完全可以受审。《耶路撒冷邮报》国际版1989年10月28日报道：

“一个雅法军事法庭因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军人在与起义有关的事件中射杀两个阿拉伯人而判处他两年徒刑。”

枪杀两个阿拉伯人判两年。“埃伦·阿列夫”——这位25岁军官的名字——获得了一年的缓刑。据他本人的供词，阿列夫在“跪下瞄准后开枪”。

因此，谋杀的罪行非常清楚，然而他们对他进行审判，对他杀死两人只判两年徒刑。莫德蔡将军在这里进行了干预，下令推迟执行判决。当然必须有一点正

义，此人也许上诉——谁知道呢？

为了理解例如贝特萨胡尔的局势，一些统计数字也许有帮助。在遭到骚扰、殴打、没收财产的898人中，只有330人被指明是“违法者”。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他们有权抵制和拒绝为了使占领永久化并给它披上合法外衣而强加的法律和规定。

但是非违法者又怎样呢？这另外568个人？他们是完全无辜的，但他们受到骚扰。当然，40个人被逮捕和拘留，但只有36人受到起诉。因此，在受骚扰的总人数中，只向百分之四的人提出受审判的所谓理由。

让我引证更多的统计数字。10月份在加沙地带披露了下列统计数字。有10人因受伤死亡：7人因头部受伤和中弹死亡，2人背部中弹，1人胸部中弹。252人被实弹打伤；271人被所谓的橡皮子弹打伤。有852起殴打事件，227起吸入毒气事件，25起因遭毒打和吸入毒气而流产的事件。5所房屋被拆毁，另有3所被查封。下面是最悲惨事件中的一件。在突袭和攻击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时，以色列军队沉溺于“模范”的不人道的野蛮行径。在贝特萨胡尔，军队冲进一所房子。一个妇女正平躺在一张床垫上，正由接生婆接生新生儿，一个将见天日的新的巴勒斯坦人。军队冲进房里，没收了所有东西，但未没收床垫。他们中一人说：“我们将不把它拿走；我们看见你的情况，我们相信你不应该被追躺在贫瘠的地上。你必须感谢我们决定让你保留这张床垫。”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和野蛮的吗？

占领国火上浇油，决定建立一个定居者民兵连，武装和组织这个定居者特别连的行动得到莫德蔡将军的批准。但以色列国防部匆忙否认制定了任何新的政策。国防部证实出于地方防御及安全目的定居者一向被编入军队。这项不太新的新政策表明，尽管发表了虚假的声明并抱有起义已结束的痴心妄想，占领国未能压垮或结束英勇的起义。相反，这证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谓定居者不是平民。以

色列国防部不能声称定居者是平民，甚至不是私自维持治安的人：他们是占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也许记得一个以色列公民说的话：

“发生了许多定居者私自执法的事件。在许多事件中，巴勒斯坦人被定居者枪击，打伤或不幸打死。使定居者获得这种特殊地位只会使情况更糟。”

但是以色列内阁成员仍然认为武力、侮辱和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人性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安理会也许被告知，对贝特萨胡尔的包围已结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请看，这条消息的依据是犹太电报协会的《每日公报》10月3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它说：

“以色列国防军周二解除了对贝特萨胡尔的包围，声称对西岸拒绝纳税的村民采取的行动取得成功。以色列当局说，在持续五周的对抗中，所有欠税的人要末缴了税、要末财产被没收或被捕。”

众所周知，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把他称之为的抗税暴动看作是与巴勒斯坦起义的实力较量。

主席先生，我要通过您告诉拉宾先生：与贝特萨胡尔小镇上所有巴勒斯坦人以及与仅330名所谓的违法者之间对抗以失败收场。巴勒斯坦人民决心使以色列结束占领，以便能够在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享受和平民主的生活。以色列需要用多久的时间，多少枪弹来对付这些人民？

主席先生，早些时候我们已向您和秘书长报告过以色列军队不让基督教牧师进入一事。昨天，即11月5日星期日，贝特萨胡尔镇举行了大规模祈祷。5,000多人参加了在镇里的清真寺和拉丁女修道会小教堂举行的这次祈祷。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沙伊克·萨阿德丁·艾阿拉米、大主教卢特菲·拉赫哈姆和乌德赫·兰提西牧师主持了这两个地方的祈祷。1,500名以色列士兵再次包围

这座小镇，大家都是在昨晚的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

以色列一直坚持其对付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和行动。我们仍然记得，1987年12月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后来安理会于1987年12月22日通过了第605(1987)号决议。1988年1月21日，秘书长根据该决议的要求，提交了载于文件S/19443中的报告。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访问这些领土的目的有二：

“现场调查被占领领土的局势和寻求我可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该领土巴勒斯坦居民的安全和受到保护。”(S/19443, 第2段)

该报告的描述现在仍然与1988年1月同样生动。它证明了占领国的野蛮和它残酷的对付手段。在公平发挥联合国所作的确保人权备受尊重的承诺时，秘书长表达了关于如何确保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及获得保护的方法和手段的意见。他不忘指出这种方法和手段“只是治标”(同上, 第20段)，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以色列继续占领1967年战争时夺得的领土问题。

该报告并不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或只根据新闻报道编制的，它是对局势进行了现场调查的成果。我们认为，这种现场调查和监测局势的做法、事后立即报告事态发展以及安全理事会采取的行动应当成为首先和立即得到考虑的事项。我们认为，秘书长有着各种手段和机制，可用以保证依靠现场代表联合国的人提供现场报告。我不象一些人那样，认为这样会有任何“所涉财政经费问题”。

安全理事会成员有义务单独地和共同地要求秘书长根据需要经常提交关于这一局势的报告。这种报告应当再次以从现场监测或监督中得到情报为基础，无论这种监测或监督是一个小组还是几个小组，或是以其他任何形式进行的。这种局势不能而且不应当长期存在下去。《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当尊重《公约》，并保证《公约》受到尊重。这一条款是一项国际法律义务，不仅是以色列的义务，而且也是《公约》其他缔约国的义务。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一个具体的局势，一个现实的局势。占领国以色列正犯下国事罪。它没收了无辜平民的财产。必须命令以色列把偷来的财产归还受害者，或补偿对他们造成的破坏。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要求以色列对受害者予以补偿。我们再次认为，安理会应当援引《宪章》赋予它的各种权力，迫使以色列遵守、尊重和履行国际法律义务。不能仅告诉以色列应该循规蹈矩，不那么令人讨厌。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当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正表示对局势感到担忧时，美国政府却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 11 亿 3 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无论用什么名义，援助就是援助。难道这一援助不会帮助以色列缓和其面临的经济困难吗？难道它不会为军事占领和占领军队犯下暴行和罪行以及一般行为提供更多的资金吗？难道不是可以将它理解为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的暴行的奖励或祝福吗？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不久将再次赠给以色列 18 亿美元，作为军事援助。也许橡皮子弹和毒气弹不够用；也许以色列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钱。

主席先生，我们在此通过您要求美国政府想一想。它是否能够通过这里的代表加入协商一致意见，以便秘书长至少能够履行其职责，立即派出或指定一名监督员或监督小组，向安理会提供现场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具有直接重要的意义并且非常紧迫。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不早，我打算休会。经安理会成员同意，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 3 点 30 分举行。

下午 1 点 10 分散会。